

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

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

總結② 國家、族群與生活

メタデータ	言語: zho 出版者: 公開日: 2020-03-30 キーワード (Ja): キーワード (En): 作成者: 張, 維安 メールアドレス: 所属:
URL	https://doi.org/10.15021/00009555

總結② 國家、族群與生活

張 維安

大家好，聽渡邊教授的演講收穫很多，這次聆聽各位的報告，吸收到很多資訊和啟發。很高興在研討會即將結束時，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，希望對客家研究或族群研究提供一些反思。

1 國家與族群政策

這兩天，我們有許多論文討論到客家認同，面向很廣，不過我們對於國家所扮演的角色，似乎忽略了。事實上，國家對族群的形成非常的重要。以臺灣為例，清朝的時候客家人是怎樣被政府分類影響許多人的認同，客家作為漢人？作為粵人？作為義民？還是作為客戶？不一定和「族群」有關，但是當政府官方對人群進行分類時，往往影響到這些人的生命財產或其他權益，例如土地所有權、參加科舉的資格或名額分配。日本政府在台灣的時候，客家人在戶口調查的時候，他如何被分類，如喀家族、粵族或廣東人¹⁾。後來國民黨政府，又把客家人、閩南人重新分類、命名，從而影響被分類者的認同。

國家對人群分類的施行，會帶來族群的界線越來越清楚，反之也可能越來越模糊。戶籍或人口調查的分類，往往也具有相似的效果。以台灣為例，一直到政府取消身份證上的籍貫欄，政府登記欄裡，客家人的分類或認識他的線索是清楚的。國家政策與客家族群分類關係，不只是表現在臺灣，也出現在海外，比如說，印尼、越南、馬來西亞或其他的地方，都可以找到國家的力量影響族群（形成）的案例。

當然，政府的政策除了將人群分類以外，有時候也有和族群相關的政策，比如說，語言政策對族群就很重要。以台灣為例，1988年之前獨尊華語，現在強調多元文化、多元語言政策。解嚴以前禁說方言，現在鼓勵大家講客話，在學校、社區辦理客話演講比賽等相關活動。族群政策的相關規範，背後牽涉到國家對族群的看法，甚至於國家的社會文化治理框架。就如同早期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政策轉向多元文化政策一樣，要朝向一個統整的（融合的）文化體系，或要像自然生態那樣維持，甚至推動其多樣性，其理念支配著國家族群政策的方向。一個族群的語言使用、文化發展，跟國家的治理理念有高度相關，族群研究需要注意其所處的國家族群政策。

2 客家與周邊的他者

第二個，這次比較沒有討論的議題是「他者」，客家周邊的他者。「他者」在客家形成或其他族群議題上，都是重要的。客家研究，應該重視客家與他者的互動，不論是衝突或合作，特別是文化學習或經濟活動的分工。我們甚至可以說客家並不是獨立存在的人群，而是存在於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中，也就是說客家和周邊族群是互相建構的，不同的時空有不同的他者，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客家。特別是海外客家華人，其周邊的族群可能是其他語言的華人，也可能說當地的原住民族，許多客家文化，都是來自於和周邊其他族群互動的產物。進一步來說，認識與他者的關係，也是認識客家文化的一個取徑。

3 沒有族群理論容易迷路

這兩天我們討論許多客家如何形成，客家如何認定的話題。不過我們對於族群認同或族群認定的理論討論得不夠多：如何才是客家？根據客話或根據族譜的血統論，雖有其務實的一面，但也有許多理論上的問題。例如越南的艾族，是不是客家？越南的客族，是不是我們所說的客家？客家族群的邊界有時相當模糊，而且可以移動，不只是可以移動，而且是可以很彈性的移動。一個人是可以很輕鬆的加入，也可以很輕鬆的離開，感覺上是可以有一個這樣的自由度，非常不容易界定。就像今天談過的，有人講客話，但是他不是客家人；有人不會說客話，但有高度客家認同；有人不講客話，本身也沒認同客家，可是學者把他歸類為客家。有些地方，在學者調查之前是本地人，調查後成為客家人。又如，飯島教授今天提到的那例子：從江西移到雲南的那些客家人，他們移到雲南的時候，沒有覺得（沒認同）自己是客家。也許「形成中的客家」在某些地方還適用，就像客家在十九世紀形成的時候那樣，一些說客話的地方，還沒有得到「講這種話的人是客家人」的資訊，而以本地人自稱。有一天他被稱為（或自稱）客家，這種現象說不定今天還在發生中。沒有理論，容易讓我們在討論客家的時候迷路。

另外一種情形是，同一群人擁有不同的名字。就如大家所知，閩粵贛客家中心的人口，原來不以客家為名，往潮汕方向、往浙江方向、往廣府方向去之後，分別獲得客人、客家、棚民不同的稱呼，越南這邊有艾族，廣西這邊有來族。（生物上）同一群人有不同的名字，誰決定誰的名字叫客家？客家果然真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嗎？

4 生為客家或生活為客家？

「作客家人是可以選擇的嗎」？比如說我住在台灣，我講客話，我住在客家地區，吃客家菜，好像自然是客家，我和所有的客家屬於一個共同體。不過，我可以不要作客家嗎？有時候是很困難，似乎不見得可以自由進出？人們有些身份是因為出生而有，例如生而為

那個族群，不能自己選擇。

不過好像也有人類學家推出另一種概念，族群不是出生決定，而是由自己的生活方式來決定，似乎可以從這裡來討論一個概念，那就是看人們怎樣生活為客家人。例如我學會捕魚的方法，我又住在海邊，我去捕魚，我就說我是漁夫。用渡邊教授剛才的說法是，我有那個生活習慣，我有這個語言，我住在這個地區，我說我是客家人，我已經在作客家人了，我通過生活而成為客家。一樣是我，如果有一天我學會怎麼駕馭牛，怎麼樣種稻，我通過生活成為農夫，你就稱我為農夫吧！我還蠻贊成我怎麼生活，我就作什麼人的觀點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我不會講客話，我不想過客家人的生活，我就不作客家人，各位覺得可以嗎？族群有可能這樣自由進出嗎？我們可以有更多討論。

5 客家特質需要比較分析

這次的論文，討論了許多全球客家的特色。可以說是歷年來我所參加過的學術討論會中最完整、包含最多國家案例的一次。一直以來我認為全球客家有幾個特質，首先是全球分散，二是世界連結，第三是異質卻有很強的客家認同。就像最近每年在各地舉辦的客家社團聯誼活動，一年比一年熱烈，有效的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客家團體都聯繫起來。不過這樣的特質應該通過比較研究才能確定，比如說潮州人是不是也是這樣，或者是剛剛渡邊教授提到的沖繩的族群是否也是如此？過去客家學者常說海水所到的地方都有客家人，甚至說有陽光的地方就有客家人，其他族群沒有這樣嗎？客家研究的提升需要有更多比較研究為基礎。

關於連結，全球客家每年都有懇親大會，另外還有各種聯誼會、商會，相關的連結好像也特別多。這種分散又連結可以做客家的特色嗎？客家的特質非常多樣，彼此差異也大，彼此之間的語言甚至不太相通，習慣也不太一樣，有時連信仰都不相同，但卻非常的認同「客家」，異質、分散又很強的客家認同，其機制為何？會不會有一個構成客家的元素在裡面？

結語

最後藉這個機會，感謝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提供這麼好的場地，特別是河合洋尚教授用心的安排，這幾天我們才有這麼好的學術饗宴，希望這個學術交流的機會能夠持久。我也趁這個機會，邀請大家明年交通大學見。謝謝大家！謝謝！

- 本文修改寫自2018年「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」總結報告之逐字稿。該會議於2018年12月15日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舉行。感謝張淑貞對初稿的潤飾與除錯。

註

- 1) 請參考許維德，2014，〈國家政策與「人群分類範疇」的形成：從客、義民、粵人、廣東族、廣東祖籍到客家〉，頁23-68。張維安等，《客家族群與國家政策：清領至民國九〇年代》。南投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。